

竹林深处绿道弯

姜林娜



久居于城市钢筋水泥的包围中,那种憋闷感总是如影随形,特别渴望青山绿水的相伴。

那天,与几名好友相约去高楼参加杨梅文化节,后因一朋友提议,改道去高楼的绿道骑自行车。我原不知道绿道为何物,经解释才明白,是在平阳坑的竹林中开辟建设全长约8.5公里绿道的自行车道。

骑自行车,大家都兴致勃勃。尽管多年没骑车,但这是技术活,动作已经烂熟于心。已抓不住青春尾巴的我们在这个时候似乎都想起了骑自行车的那段遥远的尘封的岁月。骑着自行车,驰骋在绿竹成荫的公路上,尽情地撒欢儿。头发在微风中肆意飘扬,衣袂飘风。阳光明媚,公路宽阔,地平线一望无际,那样的日子真是有趣而迷人。自行车,它曾经承载了我们童年的欢乐和青春的爱情啊!

两旁高大的竹林密得看不见底,把路的上空覆盖着,此刻阳光猛烈,在这里却丝毫感觉不到热浪,仿佛是在竹海的海底隧道里行进。

深深的竹林是绿色的,弯弯的路是红色的,骑在自行车上的人是快乐的。此情此景,大家纷纷拿出相机给对方拍照,也做出各种滑稽之态合影。我也在竹林里流连拍照。这原生态的竹林,翠绿又清贵。清风徐徐,竹枝摇曳,姿影婆娑,那发出的响声宛如吹奏一曲江南民谣,轻轻地飘入心田,过滤了浮华、轻佻,留给人独特的宁静和丝丝的清凉;一缕缕阳光伴着清风穿过整片竹林,青翠竹叶梦一样飘落,漫步在这幽深娴静的竹林中,心情也会变得爽朗,一如这片葱翠的竹林,洒脱、宁静。

这样的竹林,总使我想起《卧虎藏龙》里身着白色长衫的李慕白和玉娇龙在竹林上交锋;《笑傲江湖》里绿竹翁隐藏在蜿蜒的小径尽头、竹林深处的小屋;王维的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悠闲、安静,苏东坡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和无竹令人俗的精神境界。

老竹绿叶婆娑,拂云扫月,新竹亭亭玉立,直逼苍穹。竹林中还有清莹秀澈的水塘,不知名的花木,共同掩映着不远处的农舍,那一带黄泥墙,那一片黑屋瓦,然后再添上一笔淡淡的炊烟,袅袅升入蓝幽幽的天空,那幅图画,任谁见了都会怦然心动。

都市的喧嚣中寻找一个幽静之处很难。瑞安因喧嚣而浮躁,人多车多废气厚重房价昂贵,有这么一处奢侈得高调的幽静地方,在某种意义说,不仅提升了文化城市的层次,也提高了市民的生活品味。

三毛说,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那么珍惜我们现在能掌握的吧,比如眼前的竹林深深,红道弯弯,还有在一起的朋友们

买空调

千言

又到了盛夏季节,好像感觉这夏天一年比一年酷热,连那吹进房间的风都滚烫滚烫的,空调便成为消暑的首选。

搬到城里算起来也有十来年了,可还只有书房和客厅安装了空调,还是陆续购置的。当初买下房子装修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一步到位给各个房间安上空调,只是预留了电源、钻了墙洞,埋了滴水管。是没钱还是夏天不热?

住进去的头几年,家里没有一台空调。朝东的两个大房间,夏天的风总是很大,门口和过道上似乎非常凉快,在其间复合木地板上午睡也十分安然,即便没有风,还有那结婚时买的外表发黄的台式电风扇。

记不清楚是哪一年买了第一台空调,单匹的先安装在书房。书房才是待得最多的地方,就算是人受得了憋闷,那台旧的台式电脑也吃不消。有意思的是,偏偏书房里装修时没有替安装空调着想。不过,总算过上了有空调的夏日,白天黑夜可以在空调房里纳凉,那通体的冷气不是电风扇能做到的。有时午饭都端到书房里吃,有时热不可挡就索性睡在书房。一家人也难得借空调待在一起,去年还打上了地铺。只是偶尔来了几个客人,那小小的书房还真叫挤。

大概因为平时家里招待的客人不多,前年才买了台空调搁在客厅。客厅连通餐厅、过道,空间不小,但3匹立式空调非常强劲,很快会让室内降温,估计那用电量也不低,一般

客人来才开启,从此结束夏天接待客人没空调热烘烘的尴尬。

许是主次卧室夜里凉爽,也就一直没有考虑添置空调。开点窗,深夜凉风习习,放上一台电风扇足够入眠,下半夜还会被冻醒,情不自禁地关上电风扇。尽管如此,这个夏天还是一口气买下两台空调,在电话中跟女儿说,可以彻底告别夏天打地铺的日子了。

空调普及了,待在空调房的时间自然多了。可睡在空调房里一下子还真不适应和习惯,虽然已减小风量,温度27度,夜里还是经常被冻醒,弄得关也不是开也不是。特别是在温差很大的空调房里外进进出出,搞不好就直接影响身体,难怪这炎炎夏日头痛脑热感冒的人多了,肠胃不舒适吃药的人多了,其中有不少就是空调惹的祸。

看来,即使买了空调,在享受清凉的同时,还要节制地使用,不单是为了省电,否则得不偿失。



花长好 月长圆 人长久

宋维远

年华如水,时序定格在21世纪第一个癸巳正月初六吉日。这天,瑞安中学1973届初中毕业的三连一排50多位同窗书友,带着40个年头的沧桑,从天南海北走来,重聚于飞云江畔吴界山麓的农舍里,尽情追逐着逝去的少年金色时光!

涛声依旧,欢歌如初。大家揣着40年前珍藏的那张业已褪色,但并未逾期的旧船票,随着癸巳春节的钟声,趁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登上难以忘怀的友爱兰舟,相聚相拥,在热情握手,泪眼相对,促膝谈心,慰勉祝福,歌声如潮,舞步翩翩中,分享阔别重逢的至乐。大家心中,少几许文革辍学的遗憾,多几分弄潮温州模式浪涛的自豪;少几许读书太少的慨喟,多几分秉烛夜游的横生妙趣。在夕阳山外山的映衬下,品味芳草碧连天的情思。

想当初,同学们刚结束排排坐,吃果果的校园生活,跨入社会,走过了40个坎坷、颠簸、激荡、奋进的岁月。今天,又获重返排排坐,吃果果的片刻,唤回真挚、淳朴的友情念想。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洋溢在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无鞋(邪)的环抱中,其乐无穷!

今后,同学们将迎来毕业后第五十个十年,亦即从花甲迈向古稀(只能算准老年)的十年,也是享受人间含饴弄孙、宁静致远福祉的十年。同时,身老谢岁月,心宽慰沧桑,将泰然面对暮年人生的新课题。既淡定从容,通达顺应自然规律,仍继续保持积极乐观、热爱生活、发光发热,为国、为家、为个人再立新功,相信大家一定会清心静虑、知足常乐,永远保持不泯的童心,善自珍重,健康永年!

愚叟有幸,蒙你们相邀,携老伴由这群老少年搀扶着与大家并肩并肩、脸贴脸地在照相机里留下幸福的瞬间。

于是,值此良辰好景,愚叟与老伴和大家共同许愿:愿花长好,月长圆,人长久!期许2023年,再次聚会,庆祝毕业50周年。愚叟将携阖家四代人在温州恭候光临,略备薄酒,再话欢聚。

同学们,十年后再见!
(笔者系原瑞安中学1973届班级的班主任、八十一叟,此文系应原班干部们所嘱,为此次聚会相册所写的《前言》。)

老井

李浙平

这天上午,陈老伯的儿子又来催他搬家。

在老庭院里住了一辈子,步入耄耋之年,却要离开,陈老伯心中有一股难以割舍的酸楚。20年来,他看着旧城在不紧不慢的改造中消逝,那些荡着清波的河变成了干燥的水泥路,牌坊没有了,亭子拆了,坐在桥廊里乘凉的风景消失了。到处是高楼,将所剩无几的老庭院挤得喘不过气来。

陈老伯刚退休那年,就听说这一带列入旧城改造的规划。他很高兴,逢人便说,可以住高楼了。然而,他的高兴劲,随着日历的翻过而渐渐消退。老伴走后,他想住高楼的梦想彻底消失了。在老庭院里,独居的他,仿佛依然有老伴的影子在眼前晃动。他一次次拒绝儿子的孝心,说,我要在这里终老。

庭院很旧了,但被陈老伯打理得非常整洁。院墙下那片种着茉莉竹月季夜来香的地方,是陈老伯每天晨练时特别关照的地方。他每天都要从后院的老井中,汲一桶清冽的水浇灌花草,像一位母亲呵护她的子女。在这里,他能与老邻居聊天,能静静回忆往事。自从拆迁通知下来后,几户老邻居相继搬出去了。剩下他,独自守着这片已被拆迁轰鸣声扰乱的净域。对了,老井。陈老伯打发儿子走后,独自来到老井边,望着井水中自己的倒影,流下一串老泪。

老井的井栏是青石砌的,内圆外方,井口不大。从井口朝里望,黧黑的井壁缝隙中生出一抹绿草,那像圆月般的井水借着微弱的光亮着,没有一丝波纹。当水桶下去冲开那一片宁静,便散作满天星。老井的水冬暖夏凉,长年不涸。曾经有几次大旱,城里的河都见底了,而老井依然甘泉汨汨,成了周围百姓渡过大旱日子的救命水。

陈老伯坐在井沿上,听着从远处传来老屋被拆塌的响声,感到阵阵凉意从井内向他逼来。他真的要走了,要离开这口滋润他一辈子的老井了。他青筋突现的手反复抚摸着老井冰冷的青石,眼神变得混沌。

孩童时,每到冬天,他的脚就生冻疮。每当正午的阳光暖暖撒下,他的母亲就从井里汲来寒冽的水倒在木盆里,然后给他脱去袜子,将那双脚泡在冷水里。一开始,他会打着寒颤,但不久就会觉着全身暖洋洋。多年后,他长大成人,便再没生过冻疮。

他有了自己的儿子。那时候,家里经济拮据,没钱买电冰箱。一到夏天,他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吃着冰镇的西瓜,想到儿子那渴望的眼神。于是,便用绳子系着竹篮,将西瓜放在竹篮中,然后浸泡在老井里。当儿子放学回家,也能吃到清冽的西瓜。当儿子有了自己的孩子后,还时常会说老井浸过的西瓜才叫好吃。

家家通了自来水,大家都贪图那一个方便,老井被人们冷落了。有一天,老伴对他说,自来水煮得的饭不香。于是,他每天又开始从老井里汲水淘米做饭。饭很香,一家人吃得很和睦。

退休后,他无所事事。儿子常说,喝茶能祛血脂,预防中风。于是,他喜欢上喝茶。有一天,他看到一本书介绍泡茶的泉水时,发现书上记载着圣寿禅寺的一口老泉。他便跑去向寺中僧人打听泉水的所在,回话不甚清楚。他想何必舍近求远呢。从此,老井的水沁上了他的香茗。

这口老井呀,留给陈老伯太多回忆了,他舍不得它。他艰难地蹲下身子,用手指在青石上寻着凿痕,一点一滴划写着。那凿痕的字迹分明是,咸丰十一年陈氏宗祠凿井以利邑人。

电话: 65818090 手机: 94122480@qq.com